

淘金夢

瓊·艾肯 著

陳娟娟 譯

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

 名家·名著
Best of best ²¹



名家名著 21

淘金夢

■作者 瓊·艾肯

■譯者 陳娟娟

■發行人 蔡浪涯

■印行 好時年出版社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五號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三段二八三巷二四號七樓

電話 三九三六五一

郵政劃撥 一八六六七

■印刷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

電話 三〇六四九三七

■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
■每冊定價五十五元

※本書已向內政部申請譯作權

如有損害權益情事嚴究到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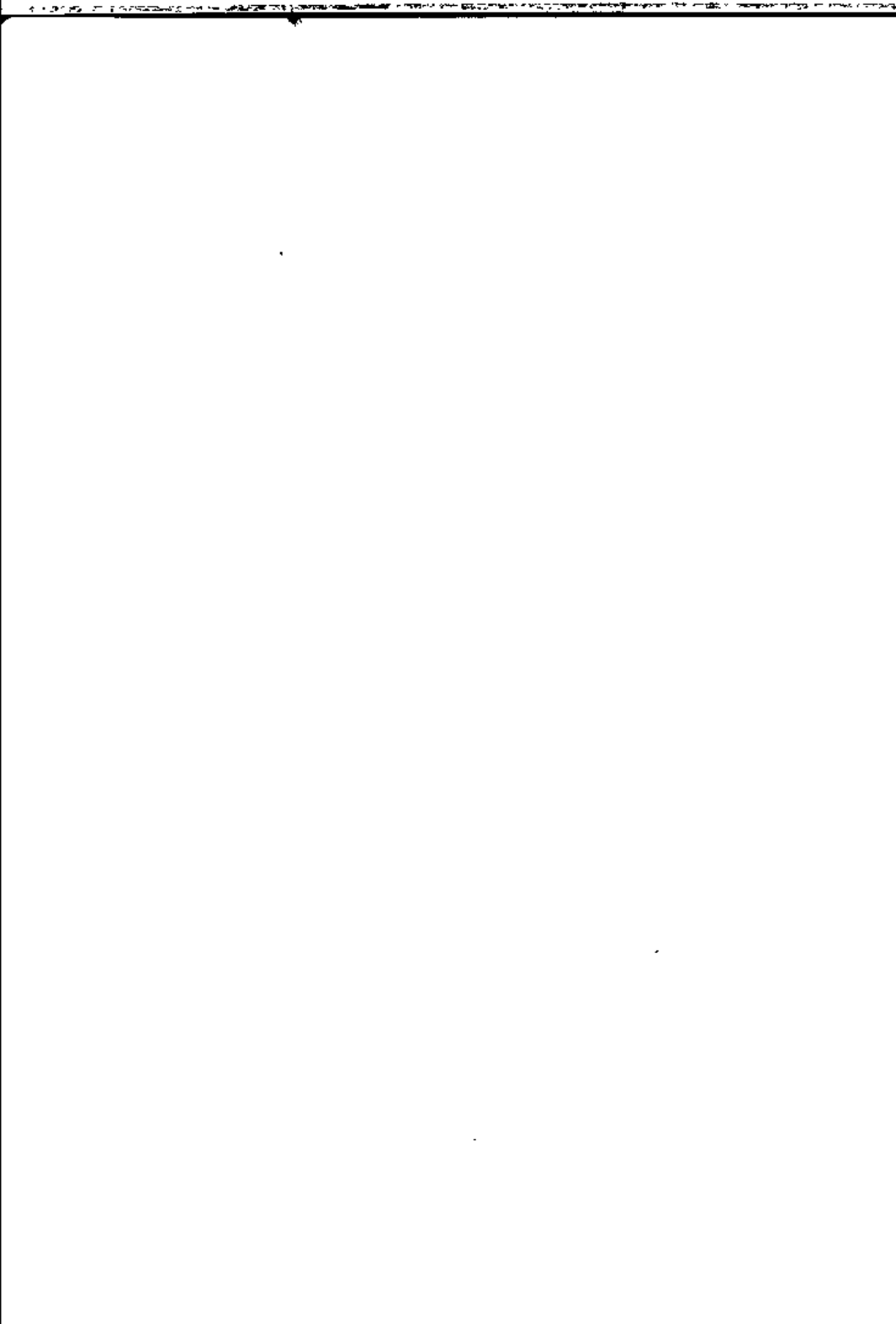
淘金夢

瓊·艾肖 著

陳娟娟 譯

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

名家·名著
Best of best 21



原 书 缺 页

原
书
缺
页

名家名著
21

淘金夢

瓊·艾肯 著
陳娟 譯

好時年出版社 印行

關於「名家名著」

自從「名家名著」推出以來，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反應，其中有批評、有鼓勵、也有建議。讀者的意見是相當寶貴的，因此，我們綜合了這三方面的意見，在每次出書時，都依其作適當的調整。我們本身亦無時不思更進一步以服務讀者；將書皮加上塑膠套便是有形的一例，如此可免封面破損、污穢。此外，自選書的態度、譯筆之精進，以至封面之設計、書籍之包裝，也是我們力求更上一層樓的。

當然，我們仍有不少缺點，最要向預約讀者抱歉的是，每回劃撥購書，常得一等再等，而在心急的情況下向我們查詢。其實主要的原因是，劃撥讀者過多，我們無法在書一出來的當天全部處理完畢而寄出，有時要耽擱四、五天，這一點，我們必須鄭重請您體諒。不過，書一定會寄出，請讀者信任我們。此外，校訂上偶有訛誤，這也是我們的疏忽，我們會盡力改正。

我們從一開始，便強調書不論中西，作者亦不論中外，只要作者盡心，作品內容精彩、情節緊湊，就合乎「名家名著」的要求。但是本國知名作家的作品，已有許多出版社不遺餘力的爭取出版，目前我們雖然不以全力放在創作小說上，但我們有此計劃，因此極歡迎各作家有好作品時，能主動與我們聯絡，以便決定可否有創

作作品出現於「名家名著」中。

出書之難，主要是在選書，「名家名著」的書，都經我們編輯人員事先詳讀，認為的確精彩，有介紹的必要，才敢決定出版。時常有熱心讀者來信建議出某位作家的某部作品，作為我們出書的參考。我們希望「名家名著」的書，範圍能夠擴大，因此除了將來打算出版本國作家的作品以外，西洋的作品，我們也擴大了選擇的範圍，已往美國的書佔了大多數，此後則希望更能搜羅歐洲方面的作品，俾更符合「名家名著」的名稱。

「名家名著」仍將不定期推出精彩的新書，它在我們出版社全體人員的切盼下誕生，因着讀者的愛護而滋長，希望它更能不斷地壯大！

譯序

上帝造人，給人一雙能幹的雙手，和一個靈活的頭腦，但是却没有給人一顆易於滿足的心。或許祂的旨意是希望人類在不滿足中求進步，但是向下的力量往往比向上的大，於是手、腦和才智往往變成貪慾的工具。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」，多少人就如飛蛾撲火般，紛紛投入淘金的無底洞中……

安達是一家雜誌社的編輯。由於父親的病逝，她繼承了一筆龐大的遺產。在同事喬娜的推薦下，她到克勞鎮去養病，並平息因喪親帶來的哀痛。

克勞鎮是英國一個充滿中古韻味的海濱小鎮。那兒的鑲石路、城垣、爬藤和明媚的秋陽令人神怡。但是克勞鎮另有氤氳詭譎的一面——霧氣瀰漫的沼地、敗瓦殘垣的古城堡和午夜滂沱的大雨。她如何在煙霧重重中，辨別真誠的關愛和陰謀的偽裝？在迷霧中又掩藏了多少邪惡？

她雖然得到龐大的遺產，却無法自行作主，因為已經有許多人等著圖謀她的財富。有的是她貼身的人，有的是她將要認識的人。他們以陰謀詭計、婚姻或謀殺來達成手段。

在克勞鎮，她碰到一位年青活潑的考古學者，一位年屆不惑的慈謫畫家。鄰家住著一對行徑古怪的母女。病體瘦弱、記憶恍惚的女主角，在一連串怪事接連發生後，多重人事包圍下，何去何從？

瓊·艾肯擅長細膩的描寫和迷離氣氛的鋪排，尤其喜愛將讀者引入一個特定的環境中，再藉著環境的明暗變化，來襯托故事演變的明朗或陰暗，或是人物心情的喜悅或哀愁。一般浪漫小說的缺點是容易流於粗糙，但艾肯對描寫的主題與背景有深刻的認識。從本書中她對畫的了解，略可窺見她寫作的背後，有廣泛的知識作基礎。本書著墨不多，節奏流暢，但情節交錯迴旋，有些對話和表情的描寫，在重讀之後，更見作者的深意。

安蓮的心情既愉快又哀傷。愉快的是在這樣一個金風送爽的秋天黃昏裏，能够開車回到自己的家中，憂傷的是沒口人能够一起分享這種愉悅。更愉快的是上床前不用再上鬧鐘了。

記得邵喬娜在辦公裏會笑着說：「雖然你說一兩個月後要再回來，但是我想也不必了，是不是？」奇妙的喬娜，她是個又虛假又甜蜜的朋友，跟她在一起總是妙趣橫生。她總是帶着刺，狡黠地取笑辦公室裏的同事——毫無疑問地，在私底下她也曾取笑過自己吧！奇妙的喬娜，她推薦我去買倫敦郊外的那一幢精巧迷人的屋子，也許是想要頂替自己辦公室裏的位置吧？

輕巧的車子急速駛過泥淨的路面。金色秋光外的遠天正籠罩着黑雲。

「爲什麼買這麼小的車子呢？」喬娜曾說：「假如是我，我一定買一部豪華耀眼型的，哦，你也許很鄙視虛華的外表吧？畢竟你的眼光是不錯的……」

真奇怪爲什麼財富會破壞自己和別人的關係？不管你是節儉或浪費總是不對勁。如果你請他們喝酒，買毛衣送他們，那麼你就是炫耀或施小惠了，如果你不這麼做他們又要說你小氣。而有些人却像逃避瘟疫一樣躲着你。「這些敏感的人真討厭！」安蓮一邊想一邊把車子開到路旁，避開跳到路中間來的野兔。「我既孤寂又不快樂啊！」

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，並不是他們對我特別不友善。星期天的報紙常常刊登一些動人心弦的故事，故事中那些成功的主人翁，所以會變得暴躁、憂鬱，幾乎都要自殺了，就是因為他們的老朋友和鄰居們很「識趣地」疏遠了。天下最令人覺得孤獨的二件事，一是驟得巨財，一是驟失親人；而安蓮却很不幸地同時碰到了二者。安蓮想大概是鉅富和喪親之痛，使別人不曉得怎麼對待你才適當吧！但是當一個人不快樂的時候，那裏管得着適當不適當呢？他需要的只是別人自然、溫馨的關懷罷了。

沿路有許多小橋橫跨在沼地上，安蓮又快速的駛上一座橋，心想：「最有趣的是，首先對你冷漠的人，往往是平日極有自信心和能力的人。也許他們所關心的，只是自己的表現，而不是別人的感受吧！恐怕只有富於同情心的人，才能在別人有煩惱的時候給予安慰。」

就拿菲利來說吧。

別再提菲利了——安蓮想。

哦，我只是想舉出——

好吧，不再提他了。無論如何，菲利是既謙遜又有好心腸，他也很少爲自己着想。

但是他有意地不爲自己着想實在是大錯特錯。

哦，安靜點，好好地開車吧！

安蓮把思潮從自怨自艾的對話中拉回來。豆大的雨滴開始落在前面的路上，也打在車窗上，

她搖起右手邊的車窗。

「還好我不是走路來的。」安蓮很舒適的想。在這一條荒涼、泥濘路的盡頭，就是她那所整潔溫暖的房子。

以後再也不用管煩人的工作，或接觸不可親的人了。不用指正美工的錯誤，更不必調解同事間的歧見了。一切都不必操心了。延誤的稿件、生氣的印刷工人、版權侵犯、薪資爭論、標題錯誤……種種煩惱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，只有那幢精緻的小屋，靜靜地等她到來。屋裏的傢俱和配色都是她自己精心選擇的。安蓮告訴自己：「我還是很幸運的。」

然後，她看到一個老婦人推着輪椅在前面走着。

雨開始傾盆而下，那個女人穿着一件寬大的灰衣服，沒穿外套。她在大雨中緩緩前進，好像還有一長段路要走，一點兒都不急的樣子。安蓮看不清楚誰坐在輪椅上。從個子看來好像是個成人，但是整個人被毯子和雨衣裹着，臉也被遮住了。

她將車子停在那兩個人身旁，搖下車窗，向他們叫道：「你們要不要搭便車？」

他們好像不太願意。那個老婦人有一張拘謹、陰沉的臉。她那雙禿腿毛的雙眼並不看安蓮，只是一味的低頭打量脚下那雙濕透了的繫帶鞋，隔了好久她才回答：

「哦，你真好，但是我看不必了——我們都已經濕透了——」

「哦，別客氣，」安蓮說：「你們一定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，到達克勞鎮之前，沿途並沒有

房子。你們是不是要到鎮上去？」

「對。但是這個輪椅——不可能塞到車子裏吧？」

「它可以折疊吧？行李廂裏裝得下。」安蓮很樂觀地說。

「你一走出車子就會淋濕了，而且我們也會弄髒你的車子。」

儘管雨一直打在她灰白的頭髮上，那個老婦人好像還要繼續推辭下去，安蓮斷然地下車，把紅色外套披在老婦人身上，然後去開行李廂和後車門。

「現在，」她說：「可否請妳自己坐進去？」輪椅上坐的那個人到底是男是女呢？他臉上蓋着布，安蓮仍舊無法看到。老女人終於下了決心，並且以驚人的速度，把輪椅上的那人移到車子後座去。然後和安蓮合力把輪椅折疊起來，斜放到行李廂內，並且用一條繩子將輪椅和備用車胎綁在一起。

「廂門不能完全關起來，輪椅不會掉出來。趕快上車吧！」

老婦人自己選擇坐到後座上，很顯然地，她好像不喜歡交談。安蓮除了談談這個突來的風雨外，也就不再說什麼了，況且安蓮還得集中精神開車。雨刷在車窗上來回刷動，只能模模糊糊地看到路況。

另一個乘客一直都默不作聲。

但是後座却傳來一種低沉、粗嘎的吟聲。起先她以為是雨打在車頂上的聲音，但是老婦人說

了一句：「康樂絲，別這樣。」以後，那個吟聲就停止了。

原來另一個乘客是個女的，但是她到底怎麼了？安蓮覺得氣氛靜得有點壓迫感，就輕快地問道：「你住在克勞鎮嗎？」

「對。讓我們在鎮前下車就好了，不必等你開到海門——」

她那單調的聲音突然停住了。安蓮發覺老婦人不喜歡講話的原因，不是缺乏禮貌或者含有敵意，而是她太緊張了。但是為什麼呢？難道她患了甲狀腺亢奮症？

雖然安蓮開玩笑地猜測着，但是心中還是充滿了疑問。大概是思慮太多了，她開始覺得怪怪的——頭皮和肩胛骨都隱隱作痛。

「我也真是的，」安蓮罵自己：「原來的病都還沒有痊癒，就胡亂猜自己又患別的病了。」脖子仍舊發癢……她抓了抓，過一會又抓了抓。

「樂絲，別這樣。」後座的老婦人說。

別怎樣？安蓮覺得很奇怪。另一個女人並沒有再發出怪聲呀？

路開始盤旋上升到一塊高地上，眼前又是一片灰濛濛的濕地。座落在丘陵上的克勞鎮，已經遙遙可見了。

「你們還有四哩半的路要走，不怕淋濕嗎？」

「習慣了就好了。」老婦人說。